

韓

門

綴

學

韓門綴學續編

永樂大典圖書集成

永樂大典明史藝文志列入類書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文皇命解縉等修葺未期而書成賜名文獻大成時永樂二年十一月也既而嫌其未備復命姚廣孝及縉等重修通雅尚有劉季能而不及縉開館於文淵閣至永

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目錄六卷共一萬一千九十

五本上爲更名曰永樂大典御製序并其首時拜賜者廣孝以下二

千六百一十九人蓋効力編摩者較宋太平興國中不啻十倍當時

以洪武正韻排比成帙明世宗實錄云初永樂大典書成貯之文樓

及三殿災上命左右趣登文樓出大典命夜中諭凡三四傳是書遂

得不毀嘉靖四十一年選善書人禮部儒士程道南等百人重錄一

部命高拱張居正等校理之隆慶元年始竟文樓不知何地日下舊聞云書多

至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藏諸皇史宬乃方以智密之通雅云宏



治中曾重抄之。安治在嘉靖壬戌前六十年。何以野獲編無此說。豈是方氏誤記耶。書有重修之本。又有重錄之本。或云萬歷中三殿火。其書遂亡。今翰林院現貯此書。雖有殘闕壞爛。書猶充棟。未嘗亡也。特未知其爲原本。與重錄本耳。至李維楨本寧。謂其書冗濫可厭。殊不足觀。絕非太平御覽諸書可比。本寧但習爲應酬之文。初非嗜古好學者。於大典豈嘗遍覽。徒見其多。而漫爲是言。若明詩綜詩話。謂釋善啟與釋敬修如珪指南。同修永樂大典。書成告歸舟中。倡和敬修詩云。昔出當嚴冬。茲還及春暖。譏其成書之速。不過數月事。竊觀詩中所言。祇紀來去時之時令。豈直冬春相接。所謂嚴冬。必指修書之前一年。而書成於十一月。則春暖爲成書之次年。更無疑也。我朝康熙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凡五千二百卷。書以類分。旣非若大典之以韻爲次。而採錄之博而精。抑豈大典可及也。卷數似少。而字密張多。擴之何止萬卷。書係銅版集字。聞當時祇印三十餘部。今版

已多殘闕矣。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

特賜一部恭貯清秘堂。

堂在瀛洲亭北  
舊名齋宿處

### 清文鑑

本朝清書之未作也。天聰崇德間曾借用蒙古字。其後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撰清文。復恐授受有訛。更為搜輯舊語製為清文鑑一書頒行。凡分三十餘門。二百餘類。向在內廷得恭讀。

聖祖庭訓格言知其源委焉。嘗考元史元初用畏吾字。後乃製蒙古新字。謂之國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又有韻關之法。謂其相關紐而成字也。有語韻之法。謂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也。而大要以諧聲為宗。帝師八思巴傳中載之詳矣。然觀唐荆川稗編所載百家姓蒙古文及趙子函石墨鐫華所載元聖旨碑文。顧氏金石文字記蒙古字碑尚有長元之國字形如梵書。與今所行蒙古字樣迥然不同。今之蒙

古字其創始無由考也。至於清書音義合諸金史國語解符合者十

得六七。然金書流傳至今者，若都統郎君經畧行記碑文，但如孟珙所稱，似箇諸字者耳。金史完顏希尹本名谷神，金人初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王弇州四部稿有跋旅葵卷一則曰：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葵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爲西天女直韃靼高昌回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籀草。至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小繁複，不知其爲陳王谷神所製否也。觀此則明之中葉，其書猶沿襲爲之。考都統郎君碑刊自天會十二年，當卽谷神所撰大字，而弇州所見則其爲大字小字，不可得詳矣。清書乃榜式達海達亦榜式額爾德尼之所作。榜式乃賜號亦作巴克式猶云儒者與金書語同而字異，或有謂清書仍

其舊者此不知古亦不知今也。又按清書十二字頭上二篇非首曰阿

額伊鄂烏此以喉聲爲目鳴字母與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立了額

衣阿烏五字母相合若蒙古字則以司字爲首元有著東園友聞者

不知曰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順帝召爲翰林待制至杭州以疾辭有所編

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化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

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

國字何以用司字爲首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

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其本字伯原清江人其集名清江遺稿按司乃咬

齒之音謂得天地全氣說猶未當人之始生開口曰阿轉聲曰額再

轉曰伊曰鄂曰烏五者不學而能斯真天地元音矣

### 昌黎祭十二郎文有韻

少聞前輩云古人言情之文無不有韻如昌黎祭十二郎文亦有韻

求其說不得也今細閱之乃是以支韻爲主兼及微灰又及魚尤四

聲通用。蓋古韻本爲一類。非俗學所知也。

### 臣僕

臣僕始見商書。禮運云。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稱臣僕者。禮也。漢武帝時。白狼王唐鼓作歌三章。以歌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譯而獻之。其遠夷懷德歌曰。傳告種人。長願臣僕。後漢書明帝永平十七年。西域百餘國。舉種奉貢。稱爲僕臣。宋書魯爽傳。拓跋燾南寇。還至湖陸。爽等謂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至國都。魏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魏書西域于闐傳。顯祖未遣使。素目伽上書曰。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隋書突厥傳。虞慶則使突厥。遣沙鉢略可汗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金史國語解曰。阿合人奴也。元世祖本紀。至元十六年。八里灰貢海青。圓圓等所過供食。羊非自殺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飲食敢不

隨我朝乎。詔禁之。八里灰疑卽今巴里坤。

### 三拜

宋洪皓松漠紀聞曰。契丹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元葉隆禮遼志曰。凡男女拜。其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爲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里者。卽跪也。金史禮志。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復却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蹈狀。凡跪搖袖下拂膝上。則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咸禮。國言搖手而拜。謂之撒速。又宇文懋昭金志曰。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左膝。蹲右膝。拱手搖肘爲拜。按拜以三爲節。自春秋時有之。乃屬變禮。而其著爲令。則後周宣帝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是也。

### 漢軍

漢軍之名。古有之。宋史劉延慶傳。遼將蕭幹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



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聞漢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此特遼稱宋軍爲漢軍耳金史兵志伐宋之役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又曰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高從祐等並鎮所部爲一猛安又伐宋之役調各路民兵隸諸萬戶其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又凡漢軍有事則簽取於民事已或放免之按猛安者千夫長謀克者百夫長金之漢軍卽宋地民兵爲金所有而名之也元史兵志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又曰其繼得宋軍號新附軍池北偶談曰元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歹竹亦歹木里闡歹竹溫勃海八種爲漢人以中國爲南人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爲漢軍以直省人爲漢人

### 由鹿呼鹿

唐呂溫有由鹿賦按由又作國古作游潘岳射雉賦云恐吾游之晏起徐爰注云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後世又有

哨鹿之法。哨者呼也。遼史營衛志云。秋捺鉢日。伏虎林。皇族而下。分  
布澡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  
之祗麟鹿。又名呼鹿。國語解云。鹿性嗜蕢。灑蕢於地。以誘鹿。射之。穆  
宗紀。應歷十三年六月。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十四年  
五月。射祗麟鹿於白鷹山。至於浹旬。十八年。上獵。善爲鹿鳴者。呼一  
腹至。命夷臘葛射。應弦而蹄。上大悅。又天祚帝紀。天慶二年。阿骨打  
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加官爵。五代史  
云。東女直多牛鹿。其人無定居。行則以牛負物。雨則張革爲屋。作鹿  
鳴呼鹿而射之。生食其肉。江鄰幾雜志云。使者云。駝鹿重三百斤。效  
其聲致之。注若海麟書云。射鹿以聲。注云。俗勇善射。能爲鹿鳴。以呼  
羣鹿而殺之。又云。毋作由鹿而信其族。注云。由鹿者。由鹿媒以誘致  
羣鹿也。元宇文懋昭金志云。以樺皮爲角。吹作呦呦之聲。呼麋鹿而  
射之。觀此數條。則哨鹿與由鹿各異。而今作詩文者。或誤而一之。非

也

### 冰牀

北方冬月水澤腹堅俗用冰牀疾行如飛在古謂之凌牀江休復鄰  
幾雜志云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沈括  
夢溪筆談云信安滄景之間挽車者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  
之謂之凌牀元史兵志驛傳之制遼海冬月以犬曳小輿載使者行  
冰上今之冰牀不聞有用犬者矣陳棕天啟宮詞注云西苑池冰既  
堅以紅板作牀四面低欄亦紅色旁僅容一人上坐其中諸璫於  
兩岸用繩及竿前後推引往返數里魏坤倚晴閣雜鈔云今京師在  
處有之一人挽行滑如帆駛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  
攜都籃酒具鋪羅瑜其上轟飲冰凌中亦足樂也明一統志引元志  
俗有狗車木馬輕捷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遞運木  
馬形如彈弓擊足激行可及奔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馮一鵬詩話

云寧古塔以北人皆使犬冬春間薪米之物用冰牀裝載縛犬數十條拉運日馳數百里

### 飛放泊

海子名飛放泊人多不知其義元史兵志曰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游豫之度謂之飛放

元史曰昔實赤

元經世大典序錄

曰仁廟以穀不熟民困曰朕不飛放且敕諸王位昔實赤皆不聽出

顧祖禹方輿紀要曰飛放泊在順天府東南地名北城店廣三十餘

頃又西有黃埃莊飛放泊柳林在灤縣西元至元十八年如灤州又

如柳林自後皆以柳林爲游畋之地建行宮於此考飛放泊有三曰

馬家莊

灤縣城北八里

曰南辛莊

鄆縣南十五里

曰栲栳堡

灤縣西南二十五里

今多淤廢飛放泊

又名海子在北城店者曰南海子其柳林海子在鄆縣西元史本紀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正月以修築柳林河隄南軍三千浚河西務漕

渠文宗至順元年調諸衛卒築柳林海子隄堰二年七月調軍士修

柳林海子橋道。又有延芳淀者。亦在鄆縣西。遼時。每春季。則弋獵於此。一統志曰。延芳淀在通州西南。舊志云。今南海子側有延芳村。或謂延芳淀卽南海子之舊名。非也。南海子在大興縣正南。元混一方輿勝覽。所謂下馬飛放泊。是也。此延芳淀。在舊鄆縣西。今鄆縣入通州。故云在通州西南。豈可遂以南海子當之。夫遼時游獵。多以延芳爲名。顧炎武北平古今記曰。統和四年十月。命皇族廬帳。駐東京延芳淀。是東京亦有延芳淀也。名雖同而地各異。遼史稱幸延芳淀者。屢矣。徐昌祚燕山叢錄曰。鄆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羣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此。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擒之。得一頭鵝。左右皆呼萬歲。是柳林海子與延芳淀俱在鄆縣之西。安知元之飛放泊。非卽遼之延芳淀。而南海子側之延芳村。未必非合而爲一也。按都人以德勝門外積水潭爲西海子。以飛放泊爲南海子。以皇城西北瀛臺太液池。又稱西內海子。爲西苑。南海子爲南苑。南苑距城

南二十里。周圍一百六十里。明一統志曰：一萬八千六百六十八丈。中有瞭鷹臺。一作呼鷹臺。又作接鷹臺。元以

鷹坊為仁虞院。即此也。旁有三海子。凡七十二泉。築七十二橋以渡。

皆元舊址。明置二十四團。設海戶千人守視。彭時可菴筆記雷禮大政記劉

侗帝京景畧于慎行穀城山房集吳偉業梅村集所載畧同。苑內今有行宮三處。俱

稱曰衙門。其近舊衙門者有德壽寺。順治年間所建。

### 南嶽衡霍二名

五嶽之南嶽。或以為衡山。今湖南或以為霍山。今安徽按皮日休霍山賦

云。泊唐虞以降。皆燔柴於霍。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於衡。顧寧人

釋北嶽訓。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濤之地。証古之巡狩。無南至湘

中者。其言辨矣。但衡霍皆一山而二名。湘之衡。可以名霍。濤之霍。可

以名衡。古人多以霍為衡。後人多以衡為霍。爾雅釋山曰。江南衡。郭

注云。衡山南嶽。未詳何地。爾雅又曰。霍山為南嶽。注云。即天柱山。濤水所

出也。尚書大傳亦以南嶽為霍山。漢書武帝巡南郡。登禮濤之天柱

山號曰南嶽

衡山五峯其一亦名天柱

又諸侯王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顏師

古注曰廬衡二山名也曰虎通巡狩篇釋五岳亦云霍山而風俗通

義載之尤明曰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

大廟在廬江潛縣唐廬潘作廬江四辯曰衡卽今霍山此皆霍山名

衡之証也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曰禹治水始於霍山注云南嶽

衡山又名霍山泰輿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晉李石續博物志曰衡

山卽霍山山海經衡山卽岫嶠山志蓋引山海經以証衡之名霍其

他見於唐詩者如杜工部送王十判官詩云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

浮劉長卿王處士草堂壁畫衡霍諸山詩云愛此衡霍近卷簾如可

攀能令堂上客見盡湘南山郎士元題劉相公三湘圖詩云昔別醉

衡霍邇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湘遊雖詩人之詞多不深考

要皆衡山名霍之証也又按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太伯仲雍知古公

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注以衡山爲

南嶽吳王壽夢傳十六年楚恭王伐吳至衡山而還注引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然則採藥之衡山安知非卽此山耶

### 樅陽

樅陽之名始見漢書武帝本紀作樅陽樅從木地里志又作樅陽樅從

今江南省志據左傳文公十二年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杜元凱

注宗國名羣舒之屬遂謂宗卽樅陽錢飲光文集有云晉書陶侃傳

稱侃初領樅陽令而志無此縣晉志舒縣注云故國有桐鄉其廢興沿革無可考晉書

陶侃有封鮮寄母事今鮮猶爲樅陽物產則侃爲樅陽令信也按晉書

書列女傳特是侃爲尋陽縣吏時然尋陽不問作縣而樅陽實爲土宜五代史志稱同安縣舊曰樅陽今志書言

同安城在桐城縣東門外未有確据按樅陽古稱縣或稱郡或稱城

今則稱市或稱鎮其稱郡縣者并桐城言之也其稱城市鎮者則今

樅陽一隅也宋李遵元兵皆徙治樅陽今人不知樅可作樅而樅或作棕按樅字見



爾雅松柏之屬。棕乃棕櫚。義固各異。是又因春秋之宗國。而以漢書縱字之偏旁加之也。至縱陽上鎮下鎮之分。縣志云。下鎮便民倉。作於明正統中。其稱上下。以倉而分耳。

### 平于國

漢書地理志。廣平國。注云。武帝時嘗爲平于國。又景十三王傳曰。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于王。孟康曰。今廣平本足于字。自魏書地形志注。訛作于字。而後來輯地志者。皆稱平于。非也。左太冲魏都賦曰。常山平于。張孟陽注云。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于國。文獻通考引漢書。亦作平于。近人不知。或有反改漢書者。夫干寶之姓。或訛爲于。餘于之縣。且竟爲干。此二字之互易。殆不少耶。

### 幹子城

永年有幹子城。朱世緯舊縣志所不載。府志及新縣志云。在縣南三里。引北齊書。蔡母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

以瑩刀

見北齊書方伎傳志說瑩作式

又寰宇記云干將城在洺州卽干將鑄劍處鑑池

具存俗訛爲韓子城今爲韓家屯村夫干將吳人也事見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干將與越人歐冶子同師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

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

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

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

作龜文陰作漫理

吳地記曰干將妻文莫邪和龜文

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吳地記曰干將進雄劍于吳王

而藏雌劍時時悲鳴其雄也

其爲劍匠自在吳地唐陸廣微吳地記云匠門又名干將

門又有鄉名干將鄉可証王子年拾遺記又云昔吳國武庫之中兵

刃鉄器俱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

開其腹而有鐵膽腎乃知兵刃之鐵爲兎所食王乃召劍工令鑄其

膽腎以爲劍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鑊者雌是又但爲劍名不

必爲人名又漢書賈誼傳莫邪爲鈍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

因以冠名則莫邪又爲大夫之名

山海經第五卷中山經曰凡山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引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

谷酒而出銅原冶子因以爲純劍之劍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劍汲郡亦皆非鉄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然皆吳地事也戰

國策趙惠文王二十年趙奢告田單兩稱吳干之劍所謂吳干應卽指吳之干將呂氏春秋云荆有欽飛得寶劍於干邑高誘注曰干吳邑也若干將會鑄劍於趙何云吳干乎直至晉時掘之豐城獄拭以華陰土躍於延平津俱不離吳楚之地考工記稱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司馬相如子虛賦云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注云干將韓王劍師也韓趙地近或別有所據然韓乃今山西平陽路安遼沁澤等州之地奈何爲師於韓而鑄劍於趙乎漢書敘例注云揖清河人一云河間人若廣平有遺迹揖居處密邇豈不知之何以有韓王之誤然幹子之名要必有故竊考史記貨殖傳言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其作冶定非一處幹子或其徒侶也是乃以幹子而訛爲干將而後人顧謂干將訛幹子哉唐盧潘作廬江

四辯以治父山有鐵冶乃作教告縣更名曰冶山而不以圖記所引左傳莫敖繼于荒谷羣帥囚於治父者妄加之與此正同

### 永年冉墓

永年有冉子墓相傳易陽有溫泉

溫泉在廣平郡易陽縣俗以治疾洗白病見文選魏都賦張孟陽注

冉子將往

浴以治疾而卒於此是以明廣平太守秦民悅冉子墓碑記云此地

去沙河縣西山溫泉不遠泉能療疾至康熙初固始朱世緯永年縣

志則曰冉子墓聞之諸父老言墓下鋪砌青石周廻二三里皆鐫篆

冉耕字墓在瓜井村

今府縣志俱無此條

按此皆無稽之談也晉穆帝永和七年

冉閔滅後趙稱魏都於襄國此墓或是閔之族人故其砌石規制廣

濶若此閔至次年卽爲慕容儁斬於龍城遶陁山其亡忽焉又不在

十六國之數故冉氏之墓雖存無人與爲紀載若冉子之墓孟津鄆

城汜水皆有之若此以石上篆文遂稱冉墓正不知篆爲何篆豈有

直刻其名且遍刻之之理哉易陽在漢屬趙國至晉改屬廣平隋改

其名曰臨洛。志以易陽爲沙河於唐武德元年置温州至四年廢沙河  
之名温。倘以温泉故耶。

李椿墓不在永年

宋敷文閣直學士李椿墓。永年縣志云。在城西。畿輔通志廣平府志並同。以余考之。此墓非也。李公墓誌。乃朱文公所撰。李公以孝宗淳熙十年薨。年七十三。當生於徽宗政和元年。至欽宗靖康元年。年十六。金人陷京師。其祖泰父升。同時遇難。於是奉母南走湖嶺間。次年高宗卽位於應天府。洛州地已屬金矣。公仕南宋五十年。初仕潭州衡山尉。益年二十二。其後爲桂陽監司理參軍。爲衡州軍事判官。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轉運副史。於湖南地獨多。是以有故居在衡陽野塘之上。後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仍歸野塘。年已過七十矣。其薨以十一月。卽於閏十一月葬衡山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葬後十年而朱子始爲之銘。是爲光宗紹熙四年。卽金章宗明昌四年也。又後四

十一年而金亡。洛州屬於元之邢洛路。又四十五年而宋亡於元。天下一統。距公之葬九十六年矣。或者公家永年。此乃公之先塋。若二

程夫子十五世以上祖墓在博野。程委村韓魏公五世祖韓義實墓

在博野。彛吾鄉。宋文鑑有韓魏公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其高祖鼓城府君於晉天福中葬於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越百有餘年。子孫已忘所在。而土人

猶稱韓評事墓也。不然。爲其雲仍者。亦何忍開百年之墓。跋涉三四

千里之程而遷葬。永年哉。遷葬事別無考證。志乃以訛傳訛耳。墓銘

曰。衡山之陽。非其故土。竈而弗銘。曷詔終古。縣志於人物列傳。且削

去衡陽縣名。而僅云歸老野塘上。閱者不將疑野塘爲永年地哉。宋

史李椿傳云。字壽翁。洛州永年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

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尙幼。藁殯佛寺。深竄而詳識之。奉繼

母南走。又忠義李芾傳云。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爲吏。

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曾祖椿。徙家衡



載藝文內亦不載文公誌銘士儀乃衡州孝廉而疎漏若此與今修永年縣志者其草率同耳。

### 毛遂墓

附程嬰公孫杵臼墓

廣平府城外有毛遂墓。寰宇記云在永年縣南七里。畿輔通志云二里。嘗讀李青蓮自廣平走馬六十里至邯鄲覽古詩云相如章華嶺。猛氣折秦嬴。兩虎不可圖。廉公終負荆。提攜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立孤就白刃。必死耀丹誠。平原三千客。談笑盡豪英。毛君能脫穎。二國且同盟。皆爲黃泉土。使我涕縱橫。磊磊石子岡。蕭蕭白楊聲。諸賢沒此地。碑版有殘銘。此詩或是過諸公墓而有感。按史記正義。蔣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今已入磁州境內。廉頗墓則邯鄲磁州清河趙州靈壽壽春傳非一處。史記趙世家。程嬰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祀之。世世勿絕。正義云。今河東趙氏祀先人。猶別設一座。祭二士矣。隋圖經云。今趙人數百家。有祭祀。別設客位。祀公孫杵



曰程嬰。文獻通考錄此語於廣平郡防禦之下。俱不云墓在何處也。惟元和郡縣志謂公孫杵曰程嬰墓在邯鄲縣西十五里。宋周輝於淳熙丁酉使金。作北轅錄云。邯鄲簡子冢。冢形如硯。世謂硯子冢。程嬰公孫杵曰墓亦在焉。然考宋仁宗屢喪皇嗣。元豐四年。吳處直言程嬰公孫杵曰保全趙孤。乞加封爵。帝卽以處直爲將。作丞訪得兩墓於絳。見蔡確傳嬰封成信侯。杵曰封忠智侯。立祠墓側。祠在絳州太平縣名旌德廟。紹興二十二年又加封是墓固在絳州。豈在邯鄲耶。凡此遺跡。今皆淹沒。而毛墓獨存。青蓮所謂石岡磊磊者。但觸於趙事。豈皆身經其墓耶。而申重熙又有過毛遂故里詩。故里更不知其何所指。按趙有兩毛遂。西京雜記云。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又信陵君傳云。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然則所謂毛里毛墓者。安知其非處士與野人也。

廣平府城塚種蓮

宋史稱周顯德中。洺州團練使郭進。嘗於城四面板柳。壕中種荷芰。蒲葦。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泣者。曰。此郭公所植也。進在洺州。有善政。郡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左拾遺鄭起。撰文賜之。按洺州。置自後周。隋廢。而唐復。唐宋之洺州。皆治承年。則史所指州城。卽今郡城。距顯德時。八百餘年矣。舊縣志稱。成化間。郡守李進。種蓮。未嘗考及宋史。府志曾採此條於雜事中。而訛城四面爲城。西面夫水。木之美。在東。而不在西。此乃地勢。自古而然。嘉靖間。郡守唐曜。建後樂亭於城東。有亭記在府志。其言形勝甚晰。

### 梁山灤

梁山灤在宋爲盜藪。世俗以爲宋江據此。考宋史蒲宗孟傳云。梁山灤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不可勝計。劉延世孫公談圃云。蒲宗孟知鄆州。有盜黃麻胡。依梁山灤。至是賊以絕食遂散。此神宗時事。在淮南盜宋江犯淮陽京東。

事在宣和初者相隔四十年矣。徽宗本紀及侯蒙、張叔夜等傳紀宋江事者俱不及梁山。梁他若許幾知鄆州，梁山梁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又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梁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此俱及徽宗時。而未至宣和，宋江橫行在其後。其先或窟穴於此，逮至黃河移故道，梁山梁退地甚廣，民得恣意耕種，地已不屬宋矣。金史佞幸李通傳，正隆六年，卽金世宗大定元年，高宗紹興二十一年。海陵南伐時，梁山梁水澗戰船不得進，食貨志云：金刷梁山梁地，遣使安置屯田，民懼徵租，逃者甚衆。大定二十二年，招復梁山梁流民，官給以田，此乃宋孝宗淳熙九年，距宣和時又五十餘年矣。元志河渠食貨俱不及梁山梁，惟於決隄偶序及之。明洪武初，胡翰字仲子，金華人。有夜過梁山梁詩云：沆河帶梁水，百里無原隰，葭莢參差交，舟楫窮窅八。又云：往時冠

帶地。孰踵荏蒲習。肆墜劇跳梁。潛謀固坏蟄。是明初猶有水有盜也。景泰間。河決沙灣。徐有貞請開廣濟河。謂其外有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其地之窪下而閒空可知。今人見其無水。并疑小說言有水者爲謬。豈知地在宋元爲衆水之所聚哉。

### 橋

橋之名不見於經。見於漢晉人之注。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鄭注。川澤之阻。則橋梁之。爾雅。隄謂之梁。郭注。卽橋也。石杠謂之荷。郭注。今之石橋。廣雅。荷。步橋也。但所謂橋者。詩云。造舟爲梁。詩傳云。石絕水曰梁。孟子疏云。整其徒步之石。皆非若後世之懸磴穹窿。一成不變者也。井地經界。五溝五涂。水多散出之道。故無水害而亦無所謂水利。三輔黃圖有橫橋。號爲石柱橋。是特以石爲柱。漢末董卓燒之。霸橋。王莽時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其渭橋。便門橋。飲馬橋。與魯班輸所造覆盎門外之橋。雖製不可得詳。凡皆木

爲之也。唐六典云：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凡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張說作蒲津橋，贊乃開元間橫組以鐵代竹，是唐之巨梁，皆浮橋也。然今南和縣東韓村澧水石橋，隋開皇時所建有隋碑紀其事。又宋周燁北轅錄：趙州城外安濟橋，隋時李春所建有張果老驢迹，是則今橋之壘石砌成者，其自五代始歟。

銀鼠質孫

江休復隣幾雜志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銀貂似卽今銀鼠，誤認爲貂耳。本草綱目云：毛帶黃色者爲黃貂，白色者爲銀貂。按貂貴深紫，若黃白乃其價賤者。何云最貴？綱目又云：北胡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銀鼠白色如銀，古名鼯鼠，音吸抱朴子言：南海白鼠重數斤，毛可爲布也。此雖名銀鼠，但銀鼠不應爲布，且非南海。今所謂銀鼠者，元世祖本紀至元二年正月，八東乞兒部牙西來朝貢銀鼠皮二千，又釋老傳云：

詔省臺院官並服銀鼠質孫銀鼠蓋自元始用元輿服志云天子質孫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冬之服十有一等其上並加銀鼠比肩百官質孫冬之服九等無銀鼠禮志云衣服同制謂之質孫亦作只孫周伯琦近光集云只孫宴俗呼曰詐馬宴只孫之名至明猶有之明史輿服志皇帝儀仗其執事校尉每人鵝帽只孫衣銅帶鞞履鞋一副蓋洪武六年定制也

### 緞

緞之名古未有也布帛績縞臬紵縐縐錦繡毳褐卉麻葛見於經綾綺繪綢紗羅綃練紵縠絹見於史縑縹總絰木棉罽毼氍毹氍毹多羅絨毯氍克絲釋名以下雜見羣籍惟遼史道宗清寧十年詔南京不得私造御用綵段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初置織造段匹提舉司又食貨志歲賜條內諸王歲賜段三百匹者爲多或少至數十匹或多至千匹后妃公主及勳臣亦有稱段若干匹者明史輿服志

命婦朝祭之服。六品至九品霞帔。稍子用深青段。元明史字皆作段。疑以是爲幣帛通稱耳。魏書釋老志與光元年秋敕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爲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象五各長一丈六尺。此級字見於史者。但古有緞字。無級字。級音遐。急就篇注云。履跟之帖也。今字書謂緞音遐。又音斷。混而爲一。謬矣。緞紉之緞從段而音遐。紉緞之緞從段而音斷。明洪武三年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而緞不與焉。其未有緞可知。通雅最博亦無緞。物理小識始有之。亦不詳所始。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錦繡段。文選無解杜詩有張舍人遺織成褥段。此乃段疋之謂。非以爲名也。張耒明道雜志云詩曰無衣無褐鄭注謂毛布也。毛布非今段子乎。洪遵松漠紀聞補遺云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爲經羊毛爲緯。好而不耐。豐段有白有褐。最佳。駝毛段出河西有褐有白。此段乃毛布初非今所謂段也。而段之名則始稱於遼金之地。後人因其價貴遂移毛布之名以名之。於文更

加糸旁以與綾綺例耳服食有今人習見而爲元明以前人所不知者。銀鼠也。眼鏡也。燕窩也。海參也。物理小志有燕窩無海參本草綱目俱無烟草也。與緞而六矣。銀鼠眼鏡俱始於元餘皆自明始有

### 補子

歷代品官朝服之外有公服。公服之外有常服。具詳各史輿服志中。明於百官常服更有補子之制。自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馬伯服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鴈。六品鸞鷟。七品鸕鶿。八品黃鸝。九品鷓鴣。雜職練鵲。風憲官獬廌。武官一品一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蓋服之花樣如此。尙未有補子之制。而品官之等差已定於此。正德十三年車駕還京傳旨。俾迎候者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五品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未詳與焉。時文臣服色亦以走獸而麒麟之服逮於四品。雖爲異數亦非



補子至嘉靖七年製忠靜冠服圖頒禮部服仿古元端服色用深青以紵絲紗羅爲之前後飾本等花樣補子蓋常服之等雖定於洪武而補子之制乃自嘉靖始也若劉若愚蕪史稱官眷內臣臘月二十四日祭竈後穿葫蘆景補子上元穿燈景補子五月朔穿五毒艾虎補子七月七日穿鵲橋補子九月四日穿重陽景菊花補子冬至節穿陽生補子則官中又有隨時之補子爲史所不及詳者矣

### 荷包

荷包亦名荷包古者革帶前繫戴後繫綬左右繫佩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革帶大帶皆謂之鞶革帶卽束帶也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綬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唐上元之制一品已下帶手巾笏袋文獻通考曰古有囊綬綴於革帶八座尙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綬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又曰漢世著鞶囊

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晉陸翽翽中記云。魏武帝被

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及手巾細物。

三國志及作鞶

南史。周捨問劉杳。尙書

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

帝數十年。注云。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按此見趙充國傳

按天子視不上於衿。

不下於帶。衿乃朝服之曲領。此以荷於肩。而因謂之衿囊。則荷當讀

去聲。而合爲衿之省文。皆名是而實非。今之荷包。卽漢之傍囊耳。或

又以荷包爲古魚袋之遺。亦非也。宋史輿服志曰。魚袋其制自唐始。

蓋以爲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刻官姓

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之。其制以金銀飾爲魚形。公

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是蓋先有魚

後有袋。制在鞶囊之後。而豈得謂之沿襲乎。金之品官皆有佩魚。世

宗大定十六年。又定吏員懸書袋之制。其用有紫紵絲黑斜皮黃皮

之分。各長七寸。濶二寸。厚半寸。並於束帶上懸帶。公退則懸於便服。

元制不聞有佩魚明有佩綬佩以玉金銀角爲等差又無所謂袋也

### 引隍

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辟人而行古有之矣宋史禮志有呵引之制一條但言兩人呵引而制未詳職官志贊引一條云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御史中丞並緋衣雙引仍傳呼注云開寶中學士止令一吏前導亦罷傳呼唯謝恩初上日雙引傳呼云淳化四年令東宮三少尙書丞郎入朝以緋衣吏前導並通官呵止三品以上用朝堂驅使官餘用本司驅使官又王旦傳駕還旦子弟迎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又王欽若居第在太廟後墻自言出入訶導不自安因賜第定安坊又閭日新言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呵止太盛難以趨避望令裁減陳襄文昌雜錄云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人緋衣執鞭杖依次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隍音橫國朝故

事御史中丞蒞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金史儀衛志百官儀從正從一品邀喝四人正從二品邀喝三人三品以下無聞外官之邀喝惟隨路副統軍則不邀喝按皇見於詩經皇呶見於左思吳都賦皆謂聲也凡所謂引皇呵引騎呵導從呵止訶導邀喝古以爲入殿之儀而後世不然今百官之喝道乃沿明制而明史於儀衛職官皆無所紀惟通雅車類有云北都自萬曆末年四品以下乘小轎喝道今京官喝道者獨三品以上及御史之巡城者又不同矣喝道之道同導作道路解者非

### 假面

假面曰面具又曰莊面又曰代面又曰大面又曰戲面有用之戰陣者有用之樂舞者晉書朱伺隨陸侃討杜弼戰於夏口伺戴鐵面以弩的射賊帥數人殺之北齊書本紀東魏孝靜帝武定三年即梁武帝大同十年神武圍玉壁西魏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

之中其目又諸王傳蘭陵王孝瓘一名長恭

宋賀鑄題蘭陵王碑陰詩序云王名歲字長恭墓在滎陽西南十里

墓碑盧思道撰文名字與史互異可訂史之訛脫

文襄第四子也芒山之敗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

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而乃以弩手救

之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其始之弗識蓋以假面故

也

此武成河清三年事見段榮傳即陳文帝天嘉四年

宋史狄青傳青與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

賊陣皆披靡莫敢當

清波雜志云於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靈智高所帶銅面具

又孟宗政傳金訛可犯

棗陽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中軍以長戈春其喉殺之又扈

再興傳金人犯棗陽郝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

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以上皆用之戰

陣者也漢志象人可罷韋昭曰今之假面文獻通考散樂百戲引之

而陳氏樂書云象人之戲始於周之偃師則象人乃假為人形非獨

假面而已宋武帝子江夏王義恭舞伎正冬袿衣不得莊而隋書音

樂志禮畢者本出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

翳以舞象其容取其謚以號之謂之文康舞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  
故以禮畢爲名唐崔令欽教坊記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  
而貌婦人乃刻木爲假面臨陣着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  
人因爲此舞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亦入歌曲唐書音樂志文獻通考所載並同  
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以神武之孫爲弟謬其美舊唐書音樂志安樂者後周武帝平齊所作也行  
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  
金飾之垂線爲髮畫楔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宋范至能桂海  
虞衡志戲而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以上皆  
用之樂舞者也但古之假面有銅鐵木三者今用紙糊莫詳所自按  
宋政和中大儺桂府進面具以八百枚爲一副當是用紙故易多也

### 繩伎

回部童子能爲繩伎乾隆壬午士人應試江南者試題繩伎賦一時  
窘於典故考舞紉之戲自古有之張平子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

走索上而相逢薛綜注曰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舞紵者也賦又曰建戲車樹修旃倝僮程材上下翩翩突倒投透音而跟根音絳譬隕絕而復聯注曰倝之言善善僮幼子也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絳檣上若已絕而復連也又曰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注曰於檣上作其形狀又曰檣末之伎態不可彌響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注曰響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檣上作之可謂形容詳盡矣若其見於史冊者舊唐書音樂志曰高紵伎今之戲繩者是也隋書音樂志煬帝大業三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有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娼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文獻通考散樂百戲有紵戲云漢世以大絲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娼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紵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通考又引蔡質漢

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百官朝賀賜食酒其儀有曰以兩大絰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娼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有不傾此皆朝儀樂舞與西京賦相證明者也更有技藝相似者魏書楊大眼傳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用弗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曰吾未見逸材若此也遂用爲軍主隋書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爲相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繩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時人號爲肉飛仙又唐人劍俠傳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獄中有一囚曰吾解繩伎監主問之曰衆人繩伎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行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粗細如枝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躑翻覆無所不爲明日吏領至戲場遂捧



一團繩計百尺餘將一頭擲空中初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後拋繩虛空餘十丈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上身足離地二十餘丈如鳥飛颺望空而失脫身狴狴在此日焉又宋江萬里宣政雜錄徽宗時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又竿伎之奇絕者也

### 蒙古醫

今蒙古醫治跌打損傷有神效不知其術所由來元史布智兒從太祖征斡羅思國疑卽今俄羅斯又名額勒蘇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太祖令人拔其矢血流遍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又郭寶玉從帝討契丹遺族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按今蒙古醫猶傳此法剖牛納人線縫其剖處逮剖線出人而人已活矣

援神契之說其謂蒼頡觀奎星圓曲之勢而殳文字則路史語也

### 司命

竹垞作開化寺碑自識其後云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錄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錄北司中二星中當非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官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詞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按竹垞此說未甚分明文昌乃紫微垣之星也三台乃太微垣之星也虛則北方七宿之一也其名雖同其星各異文昌宮宋兩朝天文志曰入柳宿二度半三

台其西二星近文昌者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爲司祿文昌三台俱在朱雀也司命司祿入虛宿司危司非入女宿此八星俱在元武也以中星言之南北相懸甚矣竹垞似誤以三台爲卽文昌之第四五六星而又分天人以配大小牽合七祀九歌爲說耳又按祭法注云司命督察三命疏云司命者官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據此則七祀五祀之司命先儒亦有指爲文昌者而以爲小神乃孔疏之詞耳至如道家稱竈神爲東厨司命竈爲五祀之一是殆聞五祀有司命而諸侯以下祀不及竈故附會之歟

### 文昌化書

俗傳文昌化書稱梓潼神在晉爲涼王呂光在五代爲蜀主孟昶朱竹垞開化寺碑云昶之所能僅聞打球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議其不好讀書於義何居焉余按梓潼神之事唐則有李義山之詩孫可

之之祭文。五代則孫光憲之北夢瑣言。宋則祝穆之方輿勝覽。馬貴  
與之文獻通考。其靈應多在干戈擾攘時。如姚萇入蜀。唐元宗僖宗  
幸蜀。宋王均之亂。雖諸書所載互有不同。俱無降世爲王侯將相之  
事。明一統志。梓潼廟在七曲山。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  
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應。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武  
孝德忠仁王。至方密之作通雅。始引及化書。文獻通考。於此  
元時尙無此書。蓋古司命司

中司祿之祀。自周至兩宋。俱在祀典。俱祀於立冬後之亥日。

唐書元興  
寺碑

內有文昌宮祠稱宮  
者乃星也。非人也。

至元史。日星祭於司天臺。而五福太乙之壇。時以道

流主之。于是司命司中。無有知爲何神者。而道流乃造爲化書。混文

昌梓潼爲一神。

杭州吳山有文昌廟。西湖遊覽志。謂建白宋時。蓋蜀地祠梓潼。潼南渡時。  
蜀人居杭者。建梓潼行祠。元明以來。乃直稱爲文昌廟。且建奎星閣矣。

吾

儒亦惑於其說。其言吕光孟昶。不必論其人之賢否也。但以時考之。

而其訛謬立見矣。李義山詩有云。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文獻通

考云。張惡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其戰沒。當是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苻堅陷梓潼及梁益之時而呂光乃仕於苻堅者其時已因王猛薦爲鷹揚將軍矣苻堅寇晉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涼諸州軍事萇憇梓潼嶺神因贈以如意勸萇還秦而萇以太元九年稱秦王卽於十年七月殺苻堅稱帝是堅之殺由萇之還秦也是年九月呂光聞堅被害謚堅曰文昭皇帝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十一年稱涼州牧二十一年僭稱天王是爲後涼則萇乃呂光之仇故晉史譏光以不能仗義誅萇豈有同在一時而忽爲神忽爲人且恩仇互異若此神之必非呂光明矣若孟昶則又因花蕊夫人人事而附會之然真宗咸平時益州王均之亂當時於梓潼神但改唐封濟順王之號爲英顯王可見當時並不以神爲卽昶也明史禮志宏治元年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拆毀時雖有此議卒未行也

義學八百人重譯經本元魏明元帝時晉安帝義熙時沙門法顯慨經藏不具

自長安遊天竺歷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十

年乃於南海師子國隨商人汎舟東下將二百日至青州長廣郡不

其勞山南下乃出海焉是歲神瑞二年也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法顯所得律通譯

未能盡正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謂之僧祇律為今

沙門所持受焉又有沙門法領從揚州入西域得華嚴經本定律後

數年跋陀羅共沙門法業重加譯撰宣行於時太武帝時沮渠蒙遜

在涼州有罽賓沙門曇摩識與智嵩等譯涅槃諸經十餘部文成帝

時宋文帝元嘉中曇曜與天竺沙門常那邪舍等譯出新經十四部孝明帝熙

平元年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遣王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

有沙門慧生慧又作惠亦與俱行正光三年冬梁武帝普通二年凡去六年還京師所得經

論一百七十部魏楊街之伽藍記云燉煌宋雲與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是則取經西域者蔡

愷秦景法顯法領王伏子宋雲法力慧生至元熒而九譯經者曇柯

迦羅支恭明道安鳩摩羅什法顯跋陀羅法業曇摩讖智嵩曇曜常  
那邪舍至元熒且十一矣舊唐書方伎傳元熒姓陳氏洛州偃師人  
大業末出家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所在必爲講釋論難在西域  
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採其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  
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京師太宗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  
宏福寺翻譯仍勅房元齡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  
比其後高宗顯慶元年又令于志寧許敬宗來濟李義府杜正倫薛  
元超等共潤色元熒所定之經范義頽郭瑜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  
成五十六部奏上之後以京師人衆奏請逐靜翻譯勅移於宜君山  
故玉華宮元熒之經其爲整比潤色者史載十一人若沙門則更多  
矣至於佛經之數自元魏已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  
卷隋書所載開皇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  
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

乘三曰雜經。其後人假託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中三部。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九十一種云。嗟乎。今之沙門。披紫秉拂。莫不有支那撰述。而於三部經律論記。茫如也。此乃古之沙門之罪人也。

### 文昌宮 奎宿

學宮之祀文昌魁星。非禮也。明宏治時。雖有拆毀之議。未及施行。按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六星則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錄合此六星。乃成一宮。其義取諸宮室。故漢之尙書省比之文昌天府。魏之正殿曰文昌殿。唐改尙書省爲文昌臺。且或以命名。如唐張籍之字。段墨卿之名。俱曰文昌。是也。或以名書。如宋龐元英在尙書省記所見聞。謂之文昌雜錄。及陳襄之文昌雜述。是也。道家不知文昌二字之解。妄意文爲文章。昌爲昌盛。又不知司命特六星之



一而謂文昌獨司文人之命。強以梓潼神爲降生之人。又以文昌宮在北斗魁上。別爲南斗。以魁與文昌並祀。豈知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斗有魁有杓。而魁非一星之名也。若甘氏星經所謂八魁九星者。在北落東南。乃主獸之官。於文無與。道家亦未必知此。強爲解者。遂欲易魁爲奎。顧氏日知錄亦云。今人廟祀不能像奎而改奎爲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按此所言亦誤也。奎是北方元武七宿之一。魁兼北斗樞璇璣權之四星。所主不同。字音亦異。奎特與壁連體。星經曰。東壁二星。主文章圖書也。若奎則史記曰。奎曰封豕。爲溝瀆。一曰天豕。蓋天之武庫。所主在兵。而後人乃以爲奎畫主文章者。是亦有故。宋太祖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占者以爲文明理學之兆。其後林靈素以蘇軾爲奎宿。方虛谷以虞奎律髓名書。載復古寄劉克莊詩云。朝廷不召李功甫。翰苑不著劉潛夫。天下文章無用處。奎星夜夜照江湖。謂奎主文章。乃緯書

援神契之說其謂蒼頡觀奎星圓曲之勢而創文字則路史語也

### 司命

竹垞作開化寺碑自識其後云按武陵太守星傳三台一曰司命二曰司中三曰司錄星經又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錄北司中二星中當非在司危北蓋四司鬼官之長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熊安生亦曰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也漢制掌之荆巫應劭云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則別作小屋祠以春秋之月而屈平作九歌分司命爲二疑所謂少司命者卽星經所云故其詞多近山鬼而大司命之辭曰廣開兮天門又曰乘清氣兮御陰陽斯則文昌之第四星也按竹垞此說未甚分明文昌乃紫微垣之星也三台乃太微垣之星也虛則北方七宿之一也其名雖同其星各異文昌宮宋兩朝天文志曰入柳宿二度半三

台其西二星近文昌者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爲司祿文昌三台俱在朱雀也司命司祿入虛宿司危司非入女宿此八星俱在元武也以中星言之南北相懸甚矣竹垞似誤以三台爲卽文昌之第四五六星而又分天人以配大小牽合七祀九歌爲說耳又按祭法注云司命督察三命疏云司命者官中小神熊氏曰非天之司命也皇氏曰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據此則七祀五祀之司命先儒亦有指爲文昌者而以爲小神乃孔疏之詞耳至如道家稱竈神爲東厨司命竈爲五祀之一是殆聞五祀有司命而諸侯以下祀不及竈故附會之歟

### 文昌化書

俗傳文昌化書稱梓潼神在晉爲涼王呂光在五代爲蜀主孟昶朱竹垞開化寺碑云昶之所能僅聞打毬走馬而已至呂光者史譏其不好讀書於義何居焉余按梓潼神之事唐則有李義山之詩孫可

之之祭文。五代則孫光憲之北夢瑣言。宋則祝穆之方輿勝覽。馬貴

與之文獻通考。其靈應多在干戈擾攘時。如姚萇入蜀。唐元宗僖宗

幸蜀。宋王均之亂。雖諸書所載互有不同。俱無降世為王侯將相之

事。明一統志。梓潼廟在七曲山。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

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以後。世著靈應。宋建炎以來。累封神文聖武

孝德忠仁王。至方密之作通雅。始引及化書。文獻通考。於此  
不特尚無此書。蓋古司命司

中司祿之祀。自周至兩宋。俱在祀典。俱祀於立冬後之亥日。唐貞元與  
重慶寺碑

內有文昌宮祠稱宮  
者乃星也。非人也。至元史。日星祭於司天臺。而五福太乙之壇時。以道

流主之。于是司命司中。無有知為何神者。而道流乃造為化書。混文

昌梓潼為一神。杭州吳山有文昌廟。西湖遊覽志。謂建白宋時蓋蜀地祠梓潼。與南渡時  
蜀人居杭者建梓潼行祠。元明以來乃直稱為文昌廟。是建奎星閣矣。吾

儒亦惑於其說。其言曰。光孟昶不必論。其人之賢否也。但以時考之。

而其訛謬立見矣。李義山詩有云。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文獻通

考云。張惡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其戰沒當是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苻堅陷梓潼及梁益之時。而呂光乃仕於苻堅者。其時已因王猛薦爲鷹揚將軍矣。苻堅寇晉。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涼諸州軍事。萇憇梓潼嶺。神因贈以如意。勸萇還秦。而萇以太元九年稱秦王。卽於十年七月殺苻堅。稱帝。是堅之殺。由萇之還秦也。是年九月。呂光聞堅被害。謚堅曰文昭皇帝。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十一年稱涼州牧。二十一年僭稱天王。是爲後涼。則萇乃呂光之仇。故晉史譏光以不能仗義誅萇。豈有同在一時。而忽爲神。忽爲人。且恩仇互異。若此。神之必非呂光明矣。若孟昶。則又因花蕊夫人事而附會之。然真宗咸平時。益州王均之亂。當時於梓潼神。但改唐封濟順王之號。爲英顯王。可見當時並不以神爲卽昶也。明史禮志。宏治元年。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議云。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京師舊廟。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宜勅罷免。其祠在天下學校者。俱宜拆毀。時雖有此議。卒未行也。

張惡子

梓潼神名張亞子。又作張惡子。向疑亞者次也。亞子猶之叔子季子耳。惡乃亞字之訛。及後見北夢瑣言。更作蠶子。于是知亞亦當讀作惡也。蠶乃毒蛇之名。爾雅釋魚曰。𧈧。蠶。郭璞注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蠶子。瑣言云。張蠶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梓潼縣五婦山有局五丁士拔蛇崩山之處。見晉常璩華陽國志。內漢中志及蜀志其詳。或云。嵩州張生所養之蛇。因而立祠。時人謂之

張惡子。卽化書亦稱神。嘗譴爲卬池龍。則亞子正是蛇龍之稱。竊謂其音當讀如孟子惡。是何言也。之惡。如滹沱河。古作惡池。詛楚文又作亞駝。可爲亞惡同音之証。爾雅注。蠶音烏洛切。未必是也。史記亞谷漢書作惡

真武神

坎水爲北方之卦。周禮大宗伯以元璜禮北方。鄭氏釋五方五帝。北方黑帝曰叶光紀。月令冬月其帝顓頊。其神元冥。至秦但祠白青黃赤四帝。始皇自謂水德之瑞。色上黑而不祠黑帝。漢高帝入關問羣

臣莫知其說乃立黑帝祠曰北時唐天寶三載建九宮貴神壇坎水

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宋太宗作北帝宮於終南山神宗元豐中神有

真君之封號宋制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第蓋自唐明皇從司馬承禎之言敕五嶽各置

真君祠一所見舊唐書已稱真君矣其改玄武為真武則宋大中祥符

中以避國諱凡諱皆改為真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上太廟尊諱曰神德多功十一月加

年太祖尊諱亦改曰聖功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順真

武靈應真君助順為靖康所加則前號為元豐所封矣元成宗大德

九年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明洪武間建廟南京有御製

碑謂太祖定天下陰佑為多永樂間重建真武廟於京城以祀北極

佑聖真君正德初改為靈明顯佑宮在海子橋之東又專官督祀於

武當山封號多至百字成化時範金為像此歷代祀典也明史禮志

宏治元年尚書周洪謨議引圖志云真武為淨樂王太子修煉武當

山功成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元旗此誠道家附

會之說而今廟塑神前龜蛇像則固有本也考工記斬人職云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注云營室元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宋中興天文志曰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元武爲七宿斗有龜蛇蟠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龜蛇蟠糾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北方司介蟲三百有六十王奕曰龜不獨介蟲之長也北冬令其氣鬱藏有縮藏之象焉又按螢十四星在南斗南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若盤蛇之狀沈存中筆談曰元武太陽水之氣也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劉基觀象玩占曰辰星一日熊星一日鈞星一日箕星一日鼎星一日熒星一日伺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元武之宿水之精也是則龜蛇卽元武古所謂其神元冥者謂此與

關公改謚及封號

周將軍

漢前將軍關公追謚曰壯穆侯乃後主景曜三年事

卽魏景初元年

載在華陽

國志而公之靈跡自隋始顯至宋徽宗崇寧元年封忠惠公後又封



崇寧真君。大觀三年。又封武安王。淳熙十四年。封英濟王。元世祖時。於大明殿。啟建白傘蓋佛事。有擡昇監壇漢關某神轎軍。見祭祀志。未聞別有封號。文宗天歷元年。封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見本紀。明萬歷十八年。封協天護國忠義帝。四十二年。遣司禮李恩捧旒袍。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嗣是有關帝之稱。至今相沿。士人尊之曰夫子。順治九年。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乾隆二十五年。山東按察司沈廷芳疏請改壯穆之謚。部議改曰神勇。三十三年二月。加封忠義神武靈佑關聖大帝。其解州洛陽江陵三處俱有世襲五經博士。解州始於雍正四年。餘俟核明。更續紀之。此皆公身後之事。而其生平行業。士大夫每有誤小說爲正史者。如陽節婦氏網鑑總論之有炳燭達旦。鹿門茅氏評古文之稱關壽亭。蘇門孫氏成安廟碑之言桃園結義。及一切聯匾。之以三分爲說者。皆是也。又按壯穆。陳壽三國志作壯繆。周書謚法解。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

曰穆。又名與實。爽曰謬。謚之美惡。本判然也。或曰。禮大傳云。序以昭繆。繆卽穆也。然大傳又有云。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則自音謬。三國志一字淆訛。致後人疑議。此改謚所以爲定論歟。周將軍倉平陸人。初爲張寶將。後遇關公於卧牛山上。遂相從。樊城之役。生擒龐德。後守麥城。死之。見山西通志。

### 小聖

北地多有小聖廟。問之土人。不知何神也。長蘆鹽法志云。小聖海神也。始封平浪侯。繼封護國濟運顯應平浪元侯。又海門鹽坨有廟。廟有大學士陳廷敬碑記云。嘉神之績。錫之爵曰平浪侯。以封號爲本朝所錫。按浙江神祠有晏公者。志乘謂晏公名戍子。元臨江人。明封平浪侯。是平浪乃前明封號。其稱元侯。或我朝所加耳。夫元者大也。何以云小。豈以海神天妃。明洪武時曾封聖妃。故謂此爲小耶。

### 二郎神

神有稱二郎者。宋史五行志徽宗政和七年詔修神保觀俗所謂二郎神者京師人素畏之自春及夏傾城男女負土以獻揭榜通衢云某人獻土然不知何神也。元史文宗本紀至順元年封秦蜀郡太守李冰爲聖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爲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郡太守冰爲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後轉置犀牛二頭一在府中市橋門一在淵中。石犀有五杜詩云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蓋誤元史河渠志則以冰爲昭王時人蓋

史記昭襄王卒子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考昭王乃惠王之子惠王以攻元之九年伐蜀取之冰爲太守當在周赧王時元史所考宜可信也。冰鑿離堆以避沫水之害又於闕離臺設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而書深淘灘高作堰六字於旁爲治水之法歷千數百年民賴其利乃成都志更神其說謂冰爲郡守化爲牛形入水戮蛟故冬春設鬪牛之戲直無稽之談耳。范成大吳船錄云崇德廟在永康軍

城西門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其子之名與其功蹟皆無可考。近見山西通志於二郎廟云。搜神記神姓趙名昱。隋煬帝時爲嘉州守。斬蛟除害。蜀人立祠灌口。唐太宗封爲勇將軍。明皇加赤城王。宋真宗朝張詠奏請錫號清源妙道真君。大概道流誣飾之語。抑或另一二郎也。不然宋史何以云不知何神。

張六五侯

海塘

吾杭江干渾水閘東有昭貺廟。俗名張六五相公廟。祀宋寧江侯張夏也。毛西河集有文云。在吳越王時。其父亮爲刑部尙書。侯以任子起家。宋景祐間錢塘水淫。侯由工部郎統捍江五指揮使。護堤有功。因侯而沒。乃祀之。今俗稱張六五侯。則十一之互文也。按宋史河渠志。仁宗景祐中以浙江石塘積久不治。工部郎中張夏置捍江兵士五指揮。專採石修塘。隨損隨治。衆賴以安。邦人爲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今西河文載其父名而不載侯名。稱護堤侯。不稱寧江

侯且五指揮卽侯所置而文但言統五指揮與宋史互異又陳師道後山叢談云錢塘江邊土惡不能堤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束薪民以爲苦張夏爲轉運使取石西山以爲岸募捍江軍以供其役於是州無水患民無橫賦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所載畧同其爲兩浙轉運使蓋由工部郎出也據此則石塘乃始於侯宋史謂石塘不治者其前但以竹絡積石於中而稱爲石塘非卽壘石爲隄也宋至景祐定鼎七十餘年後山述本朝事故文義直下後人閱之則似其事卽在錢氏時者而今土人或誤謂錢塘由此得名夫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已有錢唐古無塘字唐卽塘也東漢靈帝時朱傳以破黃巾趙宏封上虞侯又被賊韓忠改封錢唐侯注謂議曹華信作塘募人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塘成遂名錢唐明一統志曰唐以縣名改唐爲塘也宋史俞獻可傳知杭州暴風江潮溢決堤歟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爲便此亦在仁宗時竊

疑西山爲採石之地。侯與獻卿所採不必一地。後山亦但據其迹未得其詳也。史又稱余良肱通判杭州。江潮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爲害。此則在神宗時。距景祐又三十年矣。度宗時。常楙爲兩浙轉運使。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楙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今艮山門外之塘路。猶稱新塘。蓋以別於侯之舊塘也。新舊塘之石。不言所取何地。考寧宗開禧嘉定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袁詔知桐廬縣。言廟于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永免廟于山。應卽今楊村之廟。山地近富陽。故詔去任。父老餞送至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將無舊塘猶是桐廬之石。而新塘或爲廟山之石乎。錢塘縣志云。宋兵部尙書張夏以景祐間爲兩浙轉運使。江潮爲害。築石堤自六和塔至冬青門。延袤十二里。杭人德之。立祠堤上。俗稱張司封廟。大觀二年。大觀或作政和封寧江侯。改封英濟侯。英安紹興十四年。增靈感三十年。增順濟。尋加爵號曰濟靈顯。

佑威烈安順王。按宋自神宗時定神祠封爵之制。由侯而公而王。哲宗時有祀典之書。志仍舊文。其言有自。侯乃蕭山人。至今蕭山祀田甚多。顧今直隸如大名薊州通州俱有侯廟。則因侯有護漕之功。崇正長編元年十一月封護漕河神張六五為靈應英濟侯。直以六五為侯名。非也。雍正三年封靜安公入祀典。

麻曷葛刺佛鐵四太尉

樊榭山房集有吳山咏古詩二首。其一麻曷葛刺佛。引元泰定帝紀及輟耕錄為証。其一鐵四太尉。引元凌彥翀雲翰。柘軒集中。吳山東嶽廟化鐵四太尉疏為証。一詩片長不錄以余考之。似尚有未盡者。麻曷葛刺

佛。譯言歡喜佛。元史釋老膽巴傳附八思巴傳後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帝

命禱於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泰定帝本紀。英宗至治二年

十二月望馬哈集作合誤吃刺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下。閣在大明殿後近暖殿時帝已即位

明年方改元。序作泰定元年亦非也。此即伯家奴鑿石佛於吳山寶成寺之第二年。成宗皇

后伯岳吾氏傳云京師初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尋傳旨毀之方技劉元傳云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明時猶有此像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大善殿舊塑佛像樓各梁上備諸淫褻之像一切焚棄別建慈寧宮焉大善殿成於永樂中列監造慈寧太后宮也張習孔雲谷卧餘云世宗撤大善佛殿毀佛像一百六十九座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云佛像皆金銀爲之春明夢餘錄云宗伯夏言議瘞佛疏云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邪鬼淫褻之狀惟聖明一旦舉而除之甚盛舉也其曰磨訶曰馬哈曰馬吃刺曰秘密皆卽麻葛刺佛也今寶成寺所鑿土人或稱麻栗托答佛應是當時聞有此佛號遂以是當之而實非也元阿合馬妾引住藏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云詛咒時置神座其上明史佞倖傳云西番僧取荒塚頂骨爲數珠鬪體爲法盤彼人且然而況此石刻者乎其頂繫人首薦坐人皮侍者捧頭顱



於側固無怪也。至鐵四太尉雖據凌疏證爲重鑄而未詳所始考宋

高宗母宣和皇后

宋史后妃傳草賢妃從上皇北遷高宗即位適尊爲宣和皇后後諡顯仁

當高宗出使時有小妾

見四金鉀人執刀劔以衛后曰我祠四聖謹甚必有陰助既北遷常

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乾道臨安志云四聖延祥觀在孤山紹興十

四年建四聖者道經云紫微北極大帝之四將天蓬天猷聖真武

也向有觀在汴京韋太后奉事惟謹靖康之變高宗以康邸出使見

四金鉀人執弓劔以衛未幾太后北狩乃佩平日所繪神像以行嘗

見於夢止二人問之曰二護聖君還南二留衛聖母由是益崇信之

紹興十二年太后南歸遂於禁中造沈香像同所繪像奉安於慈寧

宮越二年委韋淵就西湖擇地建殿十五年降內廷所奉沈香四聖

西湖遊覽志云沈香刻像飾以大珠

并從神二十身於殿按觀卽唐之孤山寺今六一泉地

非吳山也觀燬於元至正二十年爲楊璉真伽所據改觀爲寺移觀

額於武林門外此距紹興踰二百年而遊覽志所稱沈香大珠似若

未燬者殆妄也。四太尉當卽四聖。民間以其能禦災患而範金鉞人以烏金遂變工麗爲怪醜耳。樊榭先生沒於壬申十餘年矣。恨無從舉此就正之。

浙闡改建 宋太學

萬歷四十年壬二月。浙江御史李邦華易試舍以甌。先是棘園與杭郡庠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隙地。寬做雄偉冠天下。舊用木舍。至是代以甌。永絕火患。按此吾鄉故事。而人無知者。郡庠卽宋之太學。而舊棘園所在。則未知何地矣。昔王龜齡知湖州。割奉錢。荆貢闡。後知泉州。又建之。今之貢院。惟詩文中猶稱貢闡耳。高宗本紀。紹興十二年四月。增修臨安府學爲太學。十三年。增建國子監太學。而忠義徐應鑣傳云。宋太學故岳飛第。有岳祠。學中有應鑣樓應鑣死。祠前井中。不知何時改建。今相傳以按察司署爲岳第。

杭城火災考

杭城多火其見於五代史宋史文獻通考及元史明史所載者可考也。後晉太祖天福六年吳越王錢元瓘杭州大火焚其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四月吳越王錢俶奏焚燒府署殆盡時府舍悉爲煨燼將延及倉庾俶命酒祝曰食爲民天若盡焚之民命失仰火遂止。世宗聞之遣內侍賁詔恤問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錢俶再入覲惟治權國事一夕厩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令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火息高宗紹興二年五月大火亘六七里燔民舍一萬數千家八月丙申火十一月癸未大火十二月命午燔吏刑工部御史臺官府民廬軍壘盡乙未旦乃熄。三年九月關門外民廬燔者甚廣十一月火十二月乙酉火戊子又火朱勝非以屢火求罷不允四年正月燔數千家六年二月屢火通燔千餘家十二月燔萬餘家人有死者七年臨安府火未詳何月見五行志九年二月火七月又火十年九月燔民居延及

省部十二年三月丙申火。四月又火。十四年正月火。十五年九月火。經夕漸近太室而滅。二十年正月燔吏部文書皆盡。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太室東北垣外民舍火。十二月禁垣外闔人私舍火。燒及民居。淳熙二年十一月麗正門內東廡火。三年九月大內射殿災。延及東宮門。八年九月行都火。九年十一月進奏院火。十四年五月武庫火。兵器不害。六月寶蓮山民居火。延燒七百餘家。救焚將校有死者。光宗紹熙二年四月傳法寺火。延及民居。言者以戚里土木爲孽。火數起之應。三年正月火通夕。至於翌日。闔閭焚者半。十一月燔五百餘家。寧宗嘉泰元年三月戊寅大火四日。至四月辛巳乃滅。燔御史臺司農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御輦院。太史局。軍頭。皇城司。法物庫。御廚班直諸軍壘。延燒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五十有九人。踐死者不可計。城中廬舍九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火作於寶蓮山御史臺胥楊浩家。諫議大夫程松請戮浩以謝都

民疏再上始黔配萬安軍猶免決自是民訛言相驚亡賴因縱火爲  
姦利四月命申命臨安府察奸民縱火者治以軍法二年六月己卯  
火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四年三月丁卯大火燔尙書中書省  
樞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糧料院親兵營修內司延及學士院內  
酒庫內宮門廡夜召禁旅救撲太室撤廟廡遷神主并冊寶於壽慈  
宮壽慈宮本祀作景靈宮翌日戊辰旦火及和寧門鴟吻禁卒張隆飛梯斧之門

以不焚火作時分數道燔三千七十餘家又翌日己巳神主還太室  
時省寺皆寓泊驛寺四月梵天寺火開禧二年二月癸丑壽慈宮災  
命寅太皇太后移居大內四月燔數百家嘉定十一年二月燔數百  
家九月禁垣外萬松嶺民舍火燔四百八十餘家十二年十一月燔  
城內外數萬家禁壘百二十區理宗紹定元年三月火燔六百餘家  
四年九月丙戌夜大火九廟俱燬統制徐義統領馬震遠坐救焚不  
力貶削有差端平二年四月丁卯火嘉熙元年六月燔三萬家十二

年十一月丙申火至丁酉夜始息。寶祐五年八月丙申火。景定五年七月大火。帝昀德祐元年。王牒所災。元成宗元貞二年四月。燔七百七十家。大德八年五月。燔四百家。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火。泰定二年十一月火。賑糧一月。三年八月。燔四百七十餘家。四年十二月火。燔六百七十家。文宗至順二年七月火。賑被災民百九十戶。十月火。命江浙行省賑其不能自存者。二年五月火。被災九十一戶。順帝元統元年六月火。後至元元年四月。燔官舍民居公廨寺觀。凡一萬五千七百餘間。死者七十四人。二年四月火。又火。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大火。延數千家。隆慶二年正月。浙江省城外災。燬室廬舟艦以千計。萬歷二十五年二月。燒官民房千三百餘間。天啟元年三月。延燒六千餘家。七月。城內外延萬餘家。八月。詔以杭州大火。停織造。以上所載。吳越外。獨南宋爲詳。以建都故也。明史所載。不及孫之騷。二申野錄爲詳。文繁不錄以其爲仁和人故也。其他不見紀載者。不知凡幾。究

其故乃由民居多竹木相連市井喧雜之地屋少垣墻亡賴縱火之徒利在搶奪是以火易連延往往一發不可救民之常貧可勝浩嘆更爲考其軼事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見傳又嘉泰間陳自强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官至右丞相封國公都城火自强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又嘉泰時赤青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宋德之奏離爲火爲日爲鉞胄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鉞兵水失其性太歲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今至切之患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大象之變臣竊危之又蔣貴珍應詔曰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裘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又嘉定二年六月

嘉定二年六月  
嘉定疑是嘉  
泰五行志誤

故循王

張俊家火後旬日市井訛言相驚絳衣婦人爲火殃下降都民徙避  
晝夜弗寧禁之後亦不火開禧元年紀作都城火黃鸞若應詔言當  
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  
守令牧養之無狀又徐鹿卿應詔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  
寵溺宴私用小人三事又常楙主管城南廂都城火後瓦礫充斥差  
民舩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有二十五家應役餘率爲勢要宦官  
所庇楸忿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楸於他所無不聽命此皆見於宋史  
者也嘉泰元年之火延燒居民以七萬計史作萬計惟吳山上一老翁家  
獨全翁平時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憊不能去遣兒與婦令亟走  
竟不忍相捨離處烈焰之中全家昏然熟寐至於蒲萄架亦不焚灼  
行道之人相與言者必曰蒲萄架龍南繆瑜作遇灾感應詩有云蒼  
蒼表善有如此餘自作孽何足哀此見於咸淳臨安志者也紹定四  
年之火九廟燬而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於潛洪咨



襲作哭都城火詩以規諷時宰末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  
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此見於韋居安梅磻詩話  
者也至鄭元祐遂昌雜錄云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  
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後報已近賈乘兩人肩輿倏忽而至  
下令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肩一卒  
飛上斬入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  
嗚呼凡小人膜視斯民而作威以集事沾沾自喜正爲世有此輩謬  
迷之賞嘆耳